

◇ 铭心一刻

## AI 里的妈妈

[济南] 谢小白

最近,妈妈给王姨家的儿子物色了一个相亲对象,王姨那厢催得急,问能不能尽快安排见面,妈妈这端答:“你先别急,我让豆包查查老黄历,看看哪天适合相亲。”

我讶异,这也要问AI?妈妈一脸理所当然。只见她架起老花镜,按住手机屏幕,恭恭敬敬地说道:“豆包老师,我给邻居小伙子介绍了一个姑娘,姑娘30岁,小伙34岁,两人是同行……你觉得他俩般配吗?明天适合相亲吗?”我憋着笑,感觉妈妈似乎把AI神化了,凡事先问AI的意见。

三个月前我教会了妈妈使用AI,目的是让她遇上不懂的去问AI,而不是靠搜索引擎得来真假难辨甚至危言耸听的信息。谁料,妈妈一上手就爱上了那扑闪着大眼睛的智能人,不光不懂要问,就连安排相亲这种需当事人定夺的事,她也拱手让豆包先发表意见。

妈妈一边夸赞豆包博学、无所不知、知心,一边滑动手机屏幕向我展示她和AI的聊天记录。长长的对话框,滑不到尽头似的,其中,我看到一条,妈妈问:“吃饭时误吞了花椒怎么办?”我笑她跟小孩吃西瓜,不小心咽下西瓜子般大惊小怪。她不以为然,说豆包可没笑话她,还郑重其事,条理分明地给她解释。紧接着,又一条提问映入眼帘:“早晨起来后,手指僵硬,活动一会儿又好了,这是咋回事?”我的心立马收紧了,好在结合妈妈的症状来看,这是正常的生理性晨僵,不必担心。妈妈又问:“什么是大数据?我是个老年人,你能给我讲得明白点吗?”我哑然失笑,刚想反问妈妈为何不问我,随即意识到问题所在,脸羞得通红,我哪有AI有耐心?三两句解释我就不耐烦了,而AI语调温柔,解答详细而全面,末了还不忘贴心地来一句:“需要我帮你整理……方便你了解更多吗?”这情绪价值给的,亲生女儿都望尘莫及。

手机屏的滑动中,频繁的提问里,我看到了妈妈的另一面。AI里的妈妈对很多事情充满好奇,对科技的发展懵懂而敬畏,她提的问题、关注的角度,常常流露出她性格里的缜密与高敏,偶尔,她还会暴露出与年龄不符的张皇,那似乎是知识欠缺所致。这一切让我觉得陌生。猛然地,我意识到,倘若让AI给妈妈绘制用户画像,它所了解的未必比我这个亲生女儿少。虽然我们朝夕相处,但沟通却越来越少。忙时各忙其忙,偶尔闲下来却各抱各的手机。

想到亲近如母女,居然要借由AI去了解妈妈,手下难免五味杂陈。一时间,竟不知是该感恩科技的发展,还是自我检讨?反躬自省,几个月的时间里,我和AI居然也攒出了长长的聊天记录。我试探着问:“经过长期以来的对话,你觉得我是一个怎样的人?”它很快回了我五百字,读完我感觉我的亲朋好友估计会汗颜。论知人知心,AI可能不亚于枕边人。当然,这源于我们花了太多时间向它提问而不是向身边人打听,也源于对话中不知不觉的暴露。

AI正在势不可挡地渗入生活的方方面面,带来便捷的同时也在拿走些什么。对AI的过度依赖中,我们正悄然减少着人与人之间的交流,而爱的流淌恰恰靠真实而具体的互动。

◇ 四时风物

## 樱花落

[武汉] 闻立

我对樱花,是心怀成见的。我觉得它不够“有性格”。

它不像梅花,选在寒冬里孤傲地开,也不像莲花,要从淤泥里洗净地开。文人墨客说樱花“幽香艳丽”“花朵繁密”,固然不错。可这只是它的形色。它的灵魂呢?樱花开得太放肆了,挨挨挤挤,缀满枝头,不留一丝空隙,不懂得收敛与含蓄。

这些成见,在我心里埋藏了好些年。每逢春日,看见樱花又堆满了树,心里总会有些惋惜。

前几天,我去东湖公园散步。进了大门,转过几个弯,忽然跌进一片粉红的云海。那是一片樱树林,花开正盛,密密匝匝,将枝条都压得低垂下来,慵懒地倚着春风。这景象,比我印象中的任何一次都要壮美。

在林间漫步,阳光被繁密的花枝筛过,斑驳地洒

在身上,暖洋洋的。空气里浮动淡淡的香,屏息凝神,还能捕捉到一丝清甜。周遭那么静,能听见一片花瓣与另一片触碰的声响。可是这静寂,又是饱满的,充盈了旺盛的生命力。

忽然,一阵风吹来。我永远记得那阵风。它不猛烈,只是轻柔地穿过林子。可是就在那一瞬间,满树的花,仿佛同时收到了一个神秘指令,纷纷扬扬地离了枝头。接着风大了,花瓣千片万片,霎时间漫天飞舞。

我站在林中,被这场突如其来的花瓣雪团团围住。它们擦过我的脸,我的肩,打着旋儿飘向地面。头顶依旧繁花似锦,眼前却是决绝的告别。盛开与凋零,繁华与寂灭,竟在同一时刻,如此剧烈地碰撞在一起。

日文中有个词叫“花吹雪”,形容樱花盛放后随风飘落的景象。此刻,我深刻体悟到了这三个字凄美的含义。那不是比喻,而是写实。眼前这些花瓣,真的像雪,像雪一样轻盈,像雪一样冰冷,也像雪一样,落地之后,悄无声息,化为尘泥。

我忽然有些惭愧了。我总以为,花开花落是一个缓慢的过程。花悄悄地开了,要在枝头待上一阵儿,然后才从容地老去。可樱花不是这样。它盛开时,没有一丝一毫的迟疑与保留,它将整个生命的力量在一瞬间迸发出来。它凋落时,也没有一丝一毫的留恋与挣扎,说走就走了,干脆利落,义无反顾。它用短暂的生命,演绎了极致的喧嚣和寂寞。

川端康成在《雪国》的结尾,这样写道:“待岛村站稳了脚跟,抬头望去,银河好像哗啦一声,向他的心坎上倾泻了下来。”樱花的凋落,于我也有这种“倾泻”的力量,它冲垮了成见在我心中筑成的那道堤坝,让我第一次,真正地“看见”了它的内在。

◇ 似水流年

## 雀声如织

[张家口] 商艳燕

天气好,鸟也变得话多了。窗子开着,风吹进来,一起跳进来的还有交织成一片的鸟鸣。

向外看,却不见鸟的踪影。怪了,都藏在哪儿了呢?只有明朗朗的日光从高空倾泻而下,还有微凉的风吹上面颊。平日里,是常常见到它们就在眼前的场地里活动着的,此时却全然不见。

鸟声一片,却不觉得吵。啾啾声不高不低,送到耳中,是春天的欢乐。人声若这样,便只觉得嘈杂。可是怪事!

听着听着,却忽地一下子全静下来。仿佛蝉鸣,你听它铺天盖地响彻夏日,却仿佛彼此间有可沟通的语言,不知哪个说声“停”,便忽地一下子天地间静至无声。鸟声也是如此,刚刚还“大珠小珠落玉盘”,顷刻间却又“夜静春山空”。

我等它再响,片刻,一两声鸟啼苏醒过来,又几声,越来越多,却并不似刚才那般纷纷攘攘。那么,刚才这些鸟是开了一个小小的会议吗?许是在吵吵嚷嚷地商量着什么重要的大事吧。

有时我去林中,尤其是正午时更好,此时很少有人来打扰,林中便成了鸟的天堂。灰雀、喜鹊、斑鸠、啄木鸟们说着各自的语言,互不打扰。许多鸟喜欢独飞,也有喜欢成双入对的。偏小麻雀喜欢群聚,常常是忽拉一大片飞过,落到草地上,又猛地飞到枝头,扇动起一股股的风。

麻雀胆小,稍一靠近便逃跑。早春时节去看麻雀最可爱,初生的小麻雀们形体更微小,小巧得如同一片叶子。我一度疑心是什么奇怪的鸟,后来发现原来是麻雀的幼鸟,仿佛是一个幼儿园。它们飞来飞去,找寻残存的草籽。有一次在一片空地,看一群幼鸟,从这个土堆飞向那个土堆,来回找寻食物,既在果腹,又是练习飞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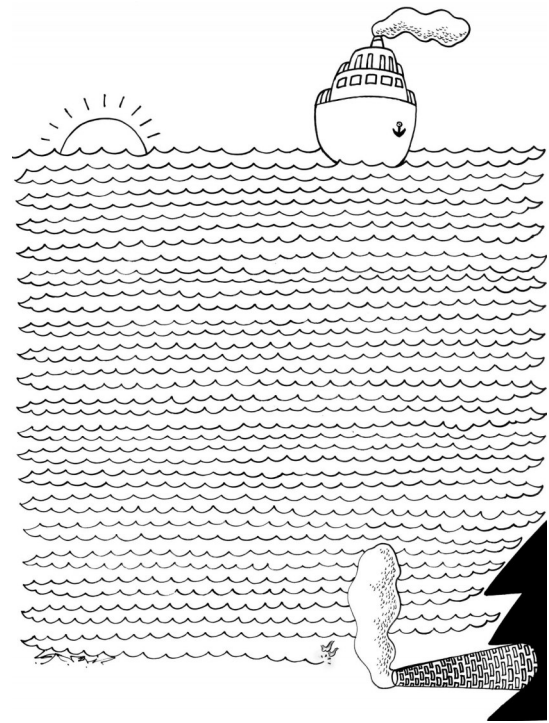
麻雀对北方人来说,还很忠诚。北方的冬天那么寒冷,小麻雀却并不飞走,为单调贫瘠的冬日生活带来丝丝生机与乐趣。喜鹊、斑鸠个子大,又吃得多,许是能抵风寒。小小的麻雀呢?那么小,捧在手里也不过小小一团,只能不断找食物才能熬过冬日。但它们竟不飞到远方去,而是坚定地留下来陪伴着我们。

风还在刮着,鸟织出的音符不知飞到哪去了。春风吹得很大,柳树在猛烈地摇出绿色。一只黑色的身影划过一条线消失而去。趴到窗口看,一只,两只,飞到一边还未发芽的椿树上了,风摇晃着枝干,麻雀像一片片小叶子。忽地,一大片鸟猛地飞向低处的柏树,穿过去,又飞向另一棵椿树上了。到处都是鸟,它们不讨论了,开始飞行。

鸟在春天,别提多忙碌了。



扫描二维码,敬请关注本报专刊公众微信号“B座西窗”,也可在微信“添加朋友”中“查找公众号”,搜索“B座西窗”或微信号“bzuoxichuang”。



《环保生命线》

[北京] 朱丞

◇ 尘世写真

## 我的小书橱

[盐城] 陈伍军

一直想买个书橱,这回终于如愿。

说是书橱,其实就是个柜子,长一米、高一米五,放在墙角,显得滑稽,与立在它身旁高大的衣柜格格不入。

妻说,叫你不要买,偏不听,你自己看,这叫什么玩意儿,摆上几本破书,你就成了文化人?我忙着手里的活,笑而不语。不抬杠,是我与她大半辈子的相处之道。过了一会我才说,等书摆上你再发表意见嘛,就像一张没有上菜的桌子,能瞧出什么好来。

书不是大部头,多半廉价淘来,花钱买的没有几本,不是不想买,是舍不得。多年前,旧书摊上还有些东西,但要有一双慧眼,得机缘巧合。那年在吴江莘塔,花十块钱淘来一套1957版重印的《红楼梦》,品相中上,我视它为“镇柜之宝”。后来,摸着门道,隔三差五去废品收购站翻腾,竟有盖某厂图书室蓝戳的好书。近来又喜欢上孔网,多是看,偶尔下手。或许在我的脑子里,一直都存着藏书的念头吧。

小书橱的书虽旧,花花绿绿地挤在一起,也煞是好看,瞅一眼便得了满足,以为这就是笔价值不菲的“财富”,并且也不乏亮点。丹阳文友朱院长赠我的《诺贝尔文学奖全集》,印刷考究、装帧精美,一看就非常上档次。我把它摆在显眼的位置,但与《红楼梦》相比,还得靠边。我珍视它,是因为朱兄厚重的情谊。

书摆好后,我对妻作出请看的姿势。她抬眼打量,再不说话。小书橱又窄又矮,它站在衣柜下方的墙角,如受尽委屈的孩子,好在一格一格的书让它有了无限生气。就像一个人,容貌不出众是无可选择,但多读书、读好书,言谈举止定会透出气质。

妻半晌后道:“买小了。”我确是惊诧了,不相信她能说出这样的话,她怎么能这么说呢?在我的意识里,她就是一个固执的人,即便知道是自己的错,也不会承认,至少嘴上不能服软。难不成图书真有“魔力”,让妻观念的转变只在一瞬间?我又一次沉默,不知如何应答。“这小书橱,书没放上,真不觉得有什么好,以为摆个碗碟才合适,现在你看,好像就变化了,叫什么来着?”她在竭力搜索一个准确的词汇来形容、表达心中的感慨。

“你呀,以后要多看书呢,话到嘴边却说不出,心里是不是憋得慌。”我适时地逗她一句。“我大字不识几箩筐,看什么看哟,我是替孩子们着急呢,一个个整天抱着手机,不是打游戏,就是刷抖音,能多看几本书该有多好。”我向她竖起大拇指。这境界,比我高得可不是一星半点。照实说,买这小书橱一半是收拢旧书,一半也有附庸风雅的嫌疑。缺啥补啥,没文化的人最爱把自己装扮成文化人的样子。如妻所说,摆上几本书是成不了文化人的。

如此,这书我定是要看的,不只自己,还要求孩子们也看。这样,小书橱才是名符其实的书橱,而不是一个藏东西的柜子。